

# 当生育和婚姻解绑 未婚妈妈的

# 的

# 无奈

无奈:

## 非婚生育的大多数女性是遇人不淑

带女儿回老家丽水过年前,郑华做足了心理准备,她早已听说村子里弥漫着各种关于她的流言蜚语。

“生活是自己的,我不能活在别人的嘴里。”没听朋友的劝阻,这个春节,郑华还是带着4个月大的女儿小豆苗回了村。

郑华的父母格外疼爱这个迟来的外孙女,每天抱着她到处串门。怀抱中的小豆苗睁着好奇的大眼睛,肥嘟嘟的脸露出笑容,她的乖巧和可爱也逐渐软化了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。

“没想到回村待了半个月,我感受到最多的是善意和温暖。”郑华感叹,“原本还担心父母会介意,我是先斩后奏,孩子快生了才告诉他们,好在他们这么开明。”

一年前,42岁的郑华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当郑华把这个喜讯告诉结识两个月的男朋友时,满心欢喜却被浇了一盆冷水,“他坚决不要这个孩子,还说不会和我结婚。”这个男人自此从郑华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郑华谈过不少恋爱,却总是觉得自己遇人不淑。她抗拒婚姻,可人到中年仍没找到靠谱的伴侣。“可能我看人眼光有问题,也可能是自尊心太强,总是不愿意妥协。”随着年龄增长,面对一个人的生活,郑华愈发感觉空虚,她早就渴望一个孩子。

“我这么大年纪了,如果不要这个

孩子,恐怕以后都没有生育的机会。”郑华纠结了一周,最终决心独自生养这个孩子。她笃信,抚育孩子是一个人也可以做好的事。

郑华是一位服装设计师。在杭州打拼20多年,她一路从设计助理做到设计总监,买房买车,安家落户。后来,郑华开始创业,第一次创业失败,欠下几百万元债务;2020年郑华把欠债还清,又开启第二次创业,虽然遭遇疫情,但她的盈利还不错,这几年一年赚到五六十万元到百万元左右。

跌宕起伏中,郑华走向经济独立,也收获了一颗强大的内心。“足够的经济能力和稳定的心理状态是我决定非婚生育的底气。”郑华觉得,非婚生育不该提倡,但也并不可耻。

对于非婚生育,郑华毫不遮掩,她大方告诉身边的人,还为此开设一个社交账号,记录自己非婚生育的历程。在网上,有人恶言相向,怀疑郑华是小三,指责她自私,孩子没有父爱还非要生下来,也有人表达安慰和理解。令郑华意外的是,她收到越来越多非婚妈妈的私信,向她倾诉自己的经历和苦恼,也感谢她给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力量。

郑华索性组建一个微信群,将40多位未婚妈妈聚在一起,抱团取暖。“她们大多经历过人情冷暖、社会毒打,大多是遇人不淑,被动走上非婚生育的路。”郑华说,不少未婚妈妈的心态都崩溃过,陷入经济焦虑,也不太敢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实状况。

迷茫:

## 孩子一定得是爱情的结晶吗

尽管困难重重,仍不乏有人主动选择非婚生育。

36岁的福建龙岩人谢灵灵就一直在为非婚生育做准备,试图挑选一位基因优良的孩子爸爸。

“他得年轻,最好25岁以下,身体素质好;还得聪明,最好考入过重点大学。”在谢灵灵内心,理想的设定人选还是没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,“这样,‘去夫留子’的可能性更大。”

谢灵灵离异,有一个6岁的女儿。但身为独生女,谢灵灵不想下一代经历和自己同样的孤独,一直渴望拥有两个孩子。

十年前,谢灵灵就是抱着对生育的渴望,仓促走进一段婚姻。“那时在龙岩乡下,宗族观念很强,25岁左右就得结婚生子。”大学毕业后,谢灵灵听从母亲的安排开始相亲。

“相亲时,我不是在选老公,只是在选孩子爸爸。”谢灵灵看中了前夫的聪明和才华,两人又门当户对,相识不到一年就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结婚了。

“嫁过去才发现他是妈宝男,又没有共同话题,三天一大吵,两天一小吵。”四年后,女儿降生,谢灵灵彻底进入“丧偶式育儿”,夫妻矛盾只增不减,也影响着女儿的身心健康。

“她两岁时,特别容易不安、哭闹、恐慌。”谢灵灵也有相似的童年阴影,“爸妈频繁吵架,让我忍不住怀疑自

己,是不是我的问题?”

2020年,谢灵灵鼓足勇气和丈夫离婚。也是那年前后,谢灵灵看了一本李银河的书,“书中讲到社会多元化,生育不是只有婚姻一条路。”谢灵灵顿时醒悟,“不是看到了某种新鲜事物的新奇,而是恍然发现,原来我内心的需求不是可耻的。”谢灵灵一度不敢对人说这个“离经叛道”的内心想法——“只想生育,不想结婚”。

从小到大,谢灵灵常听说一句话,“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”。可谢灵灵4岁时,父母离婚了,这令她一时想不通,“如果我是爱情的结晶,爱情破碎了,那我的生命又算什么呢?”

谢灵灵觉得,无论是大女儿,还是未来可能有的第二个孩子,都不是爱情的结晶,但这不妨碍他是被爱和期待的。离婚后,谢灵灵发现女儿的状态逐渐好起来,“在和睦的家庭环境中长大,总比在战火纷飞中要好。”

对于非婚生育二孩,谢灵灵几番纠结犹豫。谢灵灵做着朝九晚五的行政工作,月薪四千元,在经济层面,未来要养育两个孩子有压力。好在,谢灵灵生活朴素,已经积攒了一笔存款。可更难逾越的是人心,谢灵灵在国企工作,格外担心周围异样的目光。

“可如果从本质上来讲,非婚生育和我之前丧偶式育儿的生活又有什么差异呢?”人到中年,谢灵灵决定听从一次内心的声音。



郑华和女儿小豆苗

本报记者 张蓉/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“即将施行!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”“不结婚也可以生!”……

1月底,关于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新闻链接不断被人抛到群内,有人感慨“这应该是群内所有人的幸事”,也有人开始接龙发问“江苏啥时候能蹲到?”“河南啥时候能等到?”……

这个微信群名叫“非婚生育议题交流”,聚集了全国各地近400位非婚生育或有非婚生育打算的人,其中大多为女性。有人在和男朋友分手后,发现自己意外怀孕;有人怀孕后,孩子爸爸却不负责任;也有人经历婚姻的一地鸡毛后,主动走向非婚生育……

出于对非婚生育群体的关注,钱报记者在这个群“潜水”了三四年。群内的未婚妈妈各有忧虑:高龄产子的,独自育儿精力不足;工资不高的,对生活费用精打细算;在企业和职场工作的,格外担心身边的流言蜚语……摆在她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困扰:非婚生育能否和结婚生育享有同样的权利保障?

当社会宣告生育和婚姻解绑,在争取和结婚生子享有同等权益的路上,未婚妈妈们的真实遭遇是什么?钱报记者和多位未婚妈妈聊了聊。